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春明外史

(第三部)

张恨水◎著

民國通牒小說興藏
民國通牒小說興藏
民國通牒小說興藏

五洲圖書公司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春明外史

(第三部)

张恨水◎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明外史. 第三部 / 张恨水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ISBN 978 - 7 - 5034 - 9870 - 1

I. ①春… II. ①张…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9280 号

责任编辑: 卢祥秋

点 校: 清寒树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1.75 字数: 34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3.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目 录

第五十九回	里巷荒芜蓬门惊枉驾 风尘落拓粉墨愧登场.....	1
第六十回	事不由人冲寒谋去路 饥来驱我坠溷误前程.....	12
第六十一回	拥絮听娇音惺忪温梦 煨炉消永夜婉转谈情.....	23
第六十二回	枕上托孤心难为妹妹 楼头拼命意终惜卿卿.....	34
第六十三回	气味别薰蕕订交落落 形骸自水乳相惜惺惺.....	46
第六十四回	已尽黄金曲终人忽渺 莫夸白璧夜静客何来.....	58
第六十五回	空起押衙心终乖鸛鵲 不须京兆笔且访屠沽.....	69
第六十六回	成竹在胸有生皆皈依 禅关拥雪僻地更逢僧.....	80

第六十七回	对席快清谈流连竟日 凭栏惊妙舞摇曳多姿·····	91
第六十八回	心隔蛮弦还留芳影在 目空螳臂起舞剑光寒·····	102
第六十九回	宽大见军威官如拾芥 风流关国运女漫倾城·····	112
第七十回	声色相传儿原跨灶物 锱铢计较翁是惜财人·····	122
第七十一回	妙手说贤郎囊成席卷 壮颜仗勇士狐假虎威·····	133
第七十二回	漂泊为聪明花嫌解语 繁华成幻梦诗托无题·····	146
第七十三回	慷慨结交游群花绕座 荒唐做夫妇一月倾家·····	156
第七十四回	描写情思填词嘲艳迹 牺牲色相劝学走风尘·····	167
第七十五回	辛苦补情天移星替月 殷勤余恨史拊掌焚琴·····	179
第七十六回	入户拾遗金终惭浙脸 开囊飞质券故泄春光·····	192
第七十七回	颊有遗芳半宵增酒渴 言无余隐三字失佳期·····	204

第七十八回 一局诗谜衙容骚客集
三椽老屋酒借古人传.....216

第七十九回 妙语如环人情同弱柳
此心匪石境地逊浮鸥.....226

第八十回 满座酒兴豪锦标夺美
一场鸳梦断蜡泪迎人.....239

第八十一回 药石难医积劳心上病
渊泉有自夙慧佛边缘.....251

第八十二回 一榻禅心天花休近我
三更噩梦风雨正欺人.....264

第八十三回 柳暗花明数言铸大错
天空地阔一别走飘蓬.....279

第八十四回 爽气溢西山恰成美眷
罡风变夜色难返沉疴.....292

第八十五回 落木警秋心吟持绝命
抚棺伤薤露恸哭轻生.....303

第八十六回 旧巷吊英灵不堪回首
寒林埋客恨何处招魂.....317

第五十九回

里巷荒芜蓬门惊枉驾 风尘落拓粉墨愧登场

却说杨杏园将朱鸾笙的历史，说了一遍，结果还是文不对题，他说自有一个原因。富家驹便问原因安在？杨杏园道：“那是第一回的事，今天是第三回的事呢。”因就把两个月前自己曾和朱鸾笙同过一回席的话说了一遍，富氏弟兄听了，都叹息了一会儿。

原来那天晚上，朱鸾笙遇雨而归，就抱头痛哭了一顿，那个公寓里掌柜的，知道她是没借着钱，也替她发愁。不过他看朱鸾笙是二十来岁的青春少妇，人物俊秀，一定要把她赶出公寓去，又有些不忍，加上她是大户人家一位少奶奶，也不敢轻待以非礼，又只好容纳她住了几天。一天上午，天气很好，趁着公寓里的人都出门了，便踱到朱鸾笙屋子门口来，说道：“朱太太，你这款子怎么样，总得想个法子呀。”说着就踱了进来。朱鸾笙道：“自然我要想法子，不能一辈子住在这里。”掌柜的道：“我问你一句话，你还是要老顾着你那个身份呢，还是可以模模糊糊地，找一条路子呢？”朱鸾笙被他问了这一句话，脸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勉强放出庄重的样子，镇静着自己。说道：“你这话我不很明白。怎样是模模糊糊地找条路子？”掌柜的斜着眼睛望她，脖子一扭，说道：“得了，你不明白。”朱鸾笙看着这人嬉皮涎脸的样子，早知道了，心想我随便怎样下三滥，不能为你这几个钱欠账来求你，便道：“你不用废话，欠你的钱给钱。”掌柜的被她这一句话一顶，也就无辞可对了，说道：“很好，只要你能给钱，我们还说什么呢。日子有这久了，我们不能老等，请你告诉我们一个日期。”朱鸾笙道：“给你一个日子就给你一个日子，准在一个礼拜里头给你，你看怎

么样？”掌柜料定她在这几天之内，也没有法子可想，便道：“就许你一个礼拜的日期。到了日子不给，再和你算账。”说毕，一拍腿就走了。

朱鸾笙虽然说了这个硬话，其实她一点儿把握没有，关起房门来，将一个枕头，搁在叠的被条上，便在床上横躺下来慢慢想心事，心里计划着，要怎样才能弄得一批钱。从前常常听见人说，什么女子经济独立，如今看起来，这倒是实话呢。自己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又坐了起来，两手撑着下颏，脸朝着窗子外，呆呆地望着天，好像天上写了字，替她想出了法子似的。望了一会子天觉得不舒服，复身又到床上去躺着。这样爬起睡倒，闹了半天，忽然止不住眼泪往外流。将枕头哭湿了一片，就这样过去了一天。到了晚上，睡在床上，格外地要想，由晚上一直想到大天亮，反而睡着了。

次日起来，已是上午，对着镜上散开头发来梳头，只见两个眼眶子，已落下去一个圈圈，脸上憔悴了许多。自己埋怨自己道：“我这不是发呆，这样地想一阵子，钱就来了吗？说到归根，我还是应该早去找钱去，别挨到了日子没有钱，给掌柜的笑话。”这样一想，实在保不住面子了，便写了两封信，给她两个稍微知心女朋友。这两个人，一个是赵姨太太，一个是钱少奶奶，都是常在一处看戏，一块打小牌的人，信上原写得很简单，只请她们来谈谈，所以都来了。钱少奶奶先来，见朱鸾笙这种样子，知道请她来，不是好意，先就说了一番后悔的话，以为从前在外面胡闹胡逛，都是错了。为了这个事，和家里人大吵几顿，几乎脱了关系。现在我是明白了，也就迟了，银钱不要提，那是十分不方便，一家人也都把我当了眼中钉，处处看人家的眼色，我有什么法子呢，只好忍受着罢了。我劝你还是忍住一口气，回天津去吧。凭咱们一个娘儿们，要去的不能去，要做的不能做，哪里撑得住这一口气呢。朱鸾笙听了这一派话，全是不入耳之言。既不好驳她的话，又不能不说出一段缘由来，好问她借钱，便叹了一口气，说道：“唉！你这话，我怎样不知道。可是各人家里，有各人家里的一本账，不能一个样儿看的。清官难断家务事，我这话，对谁说呢。”

说到这里，停了一停，然后又笑了一笑，说道：“您是知道我的脾气的，就是要这个面子，现在落到这般光景，朱家就是要我回去，我哪有脸进他的门呢？”说着，又对钱少奶奶笑了一笑，接着道，“我现在想自己找

个安身立命的法子，不要再去求人。可是，可是……可是还得请人帮一点儿小忙呢。”钱少奶奶道：“只要可以帮忙的地方，我一定也是帮忙的。就怕力量小，帮不上忙呀。”朱鸾笙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就只要筹个二三百元的款子，事情就好着手了。”钱少奶奶道：“早几个月，这一点儿款子，凭我一个人，就能帮忙，现在可不行，我要筹这些款子，还没有法凑起来呢。不过您既在困难中，无论如何，我总要替你想点儿法子。”说时，将她手上提的钱口袋慢慢解开，伸手在里面掏了半天，摸出一张五元的钞票，含着笑容，交给朱鸾笙道：“这一点儿小款子，原拿不出手，你暂收着零花，过一两天，我手边下活动了些，再送一点子来。”朱鸾笙穷虽穷，这几个钱，她还是不看眼里。便对钱少奶奶道：“我不过这样说，不是马上就要。现在我手上零花的钱还有，不等着使。蒙你的好意，我是很感激，让你手边下活动一些的时候，再给我设法子吧。”钱少奶奶看她不要，倒反有些难为情。一定让朱鸾笙收下来是不好，收回钱口袋里去也不好，只得将钞票拿在手心里，对朱鸾笙道：“你嫌少吗？”朱鸾笙道：“我的大姐，现在是什么年头儿，我还敢把五六块钱，当作小钱看吗？我是要等着求您的时候，再求您呢。因为怕是早到了手，我又散花了，不是怪可惜的吗？”钱少奶奶料她一定不肯收的，只得说道：“那也好，过一两天，我再和你想法子。”又谈了几句，她就走了。朱鸾笙经过这一番教训，知道向人借钱，是没有希望的事了，又打消这一番计划。

第二天，赵姨太太来了，看见朱鸾笙行李萧条，心中早就明白了一半，便问道：“你几时搬到这里来住的，怎样我一点儿不知道？”朱鸾笙道：“赵太太，你看我这种情形，还不应该躲着一点儿吗？”赵姨太太点点头，说道：“您不用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我不知道，那就算了，现在我已经知道，无论如何，我得给您想点儿法子。”说时，将她手上提的钱口袋，慢慢解开，伸手在里面一掏，就掏出一卷钞票，数也没有数，便交给朱鸾笙道：“这一点儿款子，我原拿不出手，你暂收下零花，慢慢地再想一个长久度命的法子。要不然的话，你就搬到我家去住，诸事也方便些。”朱鸾笙手上接着钞票一看，怕不有五六十元，不料心里一动鼻子一耸，眼泪几乎就要抢着滚出来。但是自己总要顾着体面，极力地忍住眼泪，对着赵姨太太道：“你这番好心，实在难得，我也不必说多谢了。不瞒您说，我

就为欠多了这公寓的债，没法子抽身。现在有了这些款子，我既可以自由自在出去想法子了。”赵姨太太道：“您打算怎样哩？”朱鸾笙道：“唉！我哪里还有什么打算，做到哪里算到哪里罢了。”赵姨太太道：“您总不能一点儿计划都没有呀！”

朱鸾笙踌躇了一会子，说道：“像赵太太这样待我，总算是个知心人，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不过我这是个傻主意，闷在心里有好几天了，我总怕不成，还不能说就是这样做呢。”赵姨太太道：“什么傻主意，您说出来我听听。”朱鸾笙红着脸，忽然笑了一笑。说道：“这可是个笑话哩。我不是还能唱两句戏吗？我想靠着这个本事搭一班子去唱唱看，若是唱出来了，也是一行事业，这辈子也就有饭吃了。就是一样，真要做这一行，请客做行头，还得先垫上一笔本钱哩。”赵姨太太道：“依说呢，这也不是做不得的事。可是干这行，一定人家瞧不起的。以后亲戚朋友，都不来往了。你乐意吗？”朱鸾笙冷笑了一声，说道：“亲戚？有亲戚顾我，我也不会落得这一般光景。要说到朋友，老姐姐，不是当面奉承您的话，像您这样的人，一千个里头，也挑不出一个啦。也是十有九个不来往了。反正是人家瞧我不起，我敞开来不顾面子，也不过是这样。”赵姨太太道：“朱府上能让出台吗？”朱鸾笙道：“我们脱离关系了，各干各的，他管得着吗？”赵姨太太道：“这个样子说，你是一定要做的了。”朱鸾笙道：“推车抵了壁，没法儿办啦，您想想，除了这个，我还有什么好的法子吗？”赵姨太太道：“要进这一行，也得人介绍，您有熟人吗？”朱鸾笙道：“那倒是有的，从前给我说戏的那个王驼子，现在北京，他就和戏园子这一行人很熟，托他出来说，没有不成的。”赵姨太太道：“制行头要多少呢？”朱鸾笙道：“那可没准儿，多的，整千整万，也花得了。少呢，也要个三四百块钱。真是没奈何，筹不出来的话，二三百块钱，那是少不了的。”赵姨太太道：“我现在不敢全办得到，多少我还可以给您想法子，五天之内，您听我的信儿。”朱鸾笙见她这样说，便谢了又谢。又声明无论多少钱，绝不是凭着口说借了，就算借了，另外也得写个借字。赵姨太太倒谦逊了一阵，认为不必。

自这日起，朱鸾笙就正式筹划下海的办法，把公寓里的债还了，还剩了一些钱，在当铺里取出两件衣服，便去找王驼子。这王驼子，住在天坛外面，一个小矮屋子里，朱鸾笙找了半天才能够找到。那里是乱石头砌

的半截矮墙，墙露着一个缺口，那就算大门，门里小小一个院子，四五根木棍绊着十来根烂绳子，绕着两条倭瓜藤儿。那下面是个鸡巢，拉了满地的鸡屎，这边一辆破洋车只剩一个车轮子，倒在一边。横七竖八，堆一些破缸破罐。洋车旁边一只泔水桶，一大片湿地，脏水漏成一条沟，直流到门口来。门边下，恰又是个小茅坑。大毒日头底下，晒着一股奇怪的臭味，一直往人脑子里钻。朱鸾笙要在往日，看见一点儿脏水，还要作一阵恶心，这种地方，眼睛也不看一看。这次无奈是解决生活问题，不能不进去。只得吞下一口水，鼓着勇气，问了一声道：“这儿有人吗？”就在这个当儿，上面矮屋里挑起了半截破竹帘子，伸出一个脑袋来。毛蓬蓬地披着头发，一张又黄又黑的脸翻着两只麻眼珠子望人。朱鸾笙一看，却是一个中年妇人，敞着半边胸襟，站在那里。她便答应道：“劳驾，这里有个姓王的吗？”那妇人道：“不错，你是哪儿？”朱鸾笙见她这样不会说话，又好气，又好笑，便道：“这是王驼子家里不是？”一语未了，只听见有人从里面答应出来说道：“啊哟，这是朱家少奶奶，请里面坐，请里面坐。”一面说着，一面就跑出来一个人。他穿了一条蓝布短裤，赤了双脚，踏着鞋子。上面露着脊梁，搭着一条灰黑色的毛绒手巾，正是王驼子。他看见朱鸾笙站在墙边，忙说道：“这是想不到的事，您怎样有工夫到这儿来。屋子里脏得很，怎么办？”朱鸾笙一看这个样子，不必要他往屋里让了，便将现在的住址告诉了他，说是有要紧的事商量，请你今天去一趟。王驼子道：“可以可以！今天就去。您请到屋里歇一会儿。”朱鸾笙道：“我还有事，不必了，回头再谈吧。”说毕，便走了。

王驼子以为朱鸾笙还如往日一样的阔，又是介绍他去说戏，所以当天就找到朱鸾笙公寓里来。朱鸾笙也怕他不能轻易相信，自己落得要去唱戏，便把自己脱离了家庭，生活困难的话，对王驼子一一说了。然后就说，凭着自己会唱两句戏，打算实行下海，请王驼子找个地方，好出台。王驼子万不料朱鸾笙有这样一着，一时竟找不到相当的答复，踌躇了一会子，才说道：“真是要唱戏，倒不愁没地方去露。可是能拿多少钱，可没准儿。凭着您朱府上少奶奶那个字号，总也能叫几成座。”朱鸾笙道：“那可不行。我是和朱家脱离了关系的，若是还挂朱家的字号，他们家里是不会答应我的。我这要出台，只有隐姓埋名地干。”王驼子笑道：“那可难了，别说就

是您啦，多少学了五六年戏的，上台吃得住吃不住，还没有准儿哩，就凭您……”王驼子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朱鸾笙道：“我不姓朱，就不能唱戏吗？”王驼子道：“能是能，可是什么事情，都讲究个字号儿，唱戏也是这样。这字号一是有名，别提货怎么样，就真有人说好爱买，若是不成个字号儿，哪怕货是十足挺好，先没有法引动人。您这初上台，好像卖烟卷似的，创牌子，价钱得贱，货又要好，能销不能销，还得碰运气哩。”朱鸾笙听了王驼子的话，一团高兴，就冰消瓦解。问道：“依你看怎么办呢？”王驼子道：“现在我也不能说定，先让我给您找找路子，找得了，再来回信。”朱鸾笙这时反没了主意，只好答应着。

过了两天，王驼子忽然高高兴兴的，走了来就对朱鸾笙道：“这真是您的好运气，也许就这样发财。现在长辛店的妙舞台，派人到北京来邀角，讲了好几个，都没有说妥，昨天我遇见他，说了有您这样一个女票友，愿意去客串几天，问他欢迎不欢迎？他也是在旗的，很知道您府上的名声，说是您若愿意去，那就好极了。只要您乐意的话，回头我就带他来。”朱鸾笙道：“你怎么说我是票友呢？”王驼子道：“那没关系，咱们外面说是客串，好让人家看得起咱们，其实和那边承办的人说好了，还是照股拿戏份。”朱鸾笙道：“那倒使得。不过听你的口气，我还是用着真名姓上台，这个我还不不敢。”王驼子道：“长辛店是个小地方，北京城里的人，没事谁到那里去，您唱三年五载，恐怕也没人知道呢。您要在北京唱的话，不上天桥，要想搭别个班子，戏码没法往后挪，戏份是更别提。这要出京去，就是矮子队里出长子，准是您的大轴子，这就是个面子，将来唱红了，上保定，上张家口，那儿不许您去。”朱鸾笙听王驼子所说，倒也有理，便问一个月能拿多少钱？王驼子道：“少了您一定不去的。我和他去说说看，大概一两百块钱，那总有的。”这些钱，往日朱鸾笙是看得很平常的。现在漫说有一二百块钱一月，就是一二十块钱，也是好的。当时就依允了王驼子的办法。王驼子又问朱鸾笙有行头没有？日子很急要全做，那是来不及了，只有去买现成的一个法子，若是凑得出两百块钱来，六七成新的差不多很可以买一点儿了。朱鸾笙因为赵姨太太已经答应和她筹一笔款子，谅来一二百块钱，总是有的。便道：“那我倒是早已想好法子了，总不会误事的。”王驼子见她如此说，也就不必去追问，由她去办。

又过了两天，王驼子和她接洽得很有些头绪，可是赵姨太太许的那笔款子，始终没有送来。朱鸾笙实不能等了，便亲自到赵宅去见赵姨太太。偏是事不凑巧，赵姨太太又病了。朱鸾笙便借问病为由，一直到赵姨太太屋子里来，坐在她床面前和她谈话。先不过说了一些闲事，后来屋子里没有人了，赵姨太太便握着朱鸾笙的手，轻轻地问道：“你办的事，现在怎么样了？快成功了吗？”朱鸾笙道：“事是快办好了。”说到这里，眉毛一皱，又苦笑了一笑。赵姨太太将头在枕头上点了两点，若有所思，依旧握着朱鸾笙的手，摇了两下，说道：“我对不住你，我所说的那个话，因为害了这场病，搁下来了。你等着要那个钱用吗？”这句话，正问在朱鸾笙心坎上，便点了一点头道：“不瞒你说，我并不知道你病了，正是为了这件事来的。现在……”赵姨太太道：“我的款子，并不在手边，非我自己去拿，那是成不成的，怎么办呢？有是有个法子，还可以想，不过我很不愿那样办。”朱鸾笙笑道：“真是您有些为难，那就算了，您帮我的忙，还算小吗？”赵姨太太道：“也不是什么大为难。就是给我梳头的那个老妈子，她手边倒有几百块钱，出两个利钱，叫她借个十天半月，那是可以的。不过我不好向她开口。”朱鸾笙道：“那是自然，怎好叫您去和她借钱呢？说出来，她也不会信呀！这么办吧，您就老实说是我借，请您做个保人，您看怎么样。”赵姨太太道：“对了，我也是这样想。将来我的病好了，我就在银行里取出钱来，替你还她，这不就解决了吗？”

赵姨太太一面说，一面就叫人把那个梳头的老妈袁妈叫来。赵姨太太告诉她说：“我原答应移挪两百块钱给这位朱少奶奶，现在我不能起床，要失信了。你有钱吗？你若是拿得出来，就给你五分利，由我作保，准没有错。”袁妈笑了一笑，说道：“我哪里有这些钱。”赵姨太太在枕头上哼着说道：“不是和你说笑话，是真的。”袁妈道：“有可是有，可不在手边，还得去拿呢。”赵姨太太道：“那倒不要紧，你今天去拿，或者今天晚上，或者明几个早上，送到朱少奶奶公寓里去就成了。”朱鸾笙见她这样设想周到，很是感谢。和她客气了几句，告辞回公寓去。到了次日，那袁妈果然带着二百块钱，送到朱鸾笙公寓里来。她的原意，以为朱鸾笙虽然借钱，空牌子一定还在，现在一看行李很是简单，倒有些后悔起来。好在这钱是赵姨太太作保的，心想果然有什么不稳的话，可以和赵姨太太去要钱，那我倒

也不怕她。因这样转念一想，所以就把钱拿出来了。却对朱鸾笙道：“朱少奶奶，您要不用了，请早点儿交还我，这钱是转借来的呢。”朱鸾笙说：“没有错，二十天之后，你到这里来拿钱吧。”朱鸾笙这原是随口说出来的，在她心里想，二十天之内，赵姨太太还不会替她还清吗？袁妈见她说得自然的样子，也就信了。

朱鸾笙把钱到了手，留下二十块钱零用，其余的便一把交给王驼子去办行头。恰好那边妙舞台的经理，也就和王驼子订好了条件，一路来见朱鸾笙。那人穿一件宝蓝夏布长衫，手上戴了一只玉镯子，又拿一把雕毛扇，竟是个二十年前的人物。看他样子，不过五十来岁年纪，一张马脸，却是胖胖的，见人一笑，露着满嘴的麻牙齿。脑袋上虽然没留辫子，可是前半截剃头，后半截蓄发，还是光复初年流行的鸭屁股式。朱鸾笙一想，就凭他这个样子，能拿出整万的本钱来开戏院子吗？当时王驼子也怕朱鸾笙瞧不起，走来就和她吹上一起。说这位赵德三先生，本来也在政界上做点儿事，因为他府上在长辛店，所以在那里盖了一个园子。朱鸾笙虽然不能十分相信，但是看赵德三那种正正经经的神气，又不是滑头的样子，也就和他实行开起谈判来。说来说去，约定了五块钱一出戏。唱一出，算一出。照一个月算起来，日夜合演，有三百块钱一个月。就是演日不演夜，也有一百五十块钱一个月。

朱鸾笙算一算，除了开销而外，总还能落下几个钱，而且也免得流落在北京。算计一定，也就答应了。因为彼此不是按月定包银，赵德三只留下三十块钱，给朱鸾笙作为定钱，约好两天后，一路到长辛店去。那王驼子就自己承揽了朱鸾笙的场面，由他拉胡琴，荐了他把兄弟快手张做打鼓佬，跟包的也是王驼子代找，就把他的侄儿王得发荐给朱鸾笙用，朱鸾笙本来不知道世道艰难，对于梨园规矩，越发是一窍不通，所以王驼子怎么说，怎么好。托王驼子买的行头，也是由他一人报账，价钱多少，自己也不知道。花了一百六七十块钱，买了二十多件衣服，总也不算少。可是这些衣服，只有两三件六七成新的，其余都很旧。有两件水红绸的古装衫子，背脊上还有两大块黑迹，大概是头发拖的。朱鸾笙皱着眉，手里拿着那几件行头，拨过来看看，又拨过去看看，说道：“这个样子穿得出去吗？先晓得这个样子，不如少做两件，还可以有一分很新的。”王驼子笑道：“您这

还当着在家里玩儿票呢，可以花钱百十块做一种行头，那都不在乎，现在哪能够那样打比呢。”朱鸾笙道：“打比是不能打比，总要穿得出去才好。”王驼子道：“没事，那种小乡镇上，有这样的衣服，穿给他看，他就看得很好了。”朱鸾笙见木已成舟，悔也是没法，只得罢了。便和王驼子商量了一阵，就着行头择定了三出打泡戏。也是王驼子的主意，说是现在演《贵妃醉酒》，有不用凤冠霞帔，改穿古装的。这里有两件古装，还算不坏，让那里人瞧个新鲜，第一天就是《醉酒》吧。朱鸾笙也觉得理由充足，决定第一天演《醉酒》。

到了次日，和王驼子一班人，便到长辛店来了。这种地方，虽说离北京很近，并不是商埠，在朱鸾笙看去，自然很简陋，偏是住的地方，又是一家老客店。屋子极小，里面一大半地方是土炕，上面铺着一床芦席，四周都花了边了。土炕是靠着窗户的，窗户也不过人样高，用些报纸糊着，纸都变成黄色了。那里一块玻璃也没有，屋子里阴沉沉的。靠墙摆了一张小桌子，什么颜色已经看不出来了，上面有许多刀伤和烟卷烧的痕迹。此外就一点儿什么也没有了。朱鸾笙仔细闻了一闻，觉得这屋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气味。再看一看那芦席，比北京城里人家的地席还不如，脏也就脏极了。她在公寓里虽然受了几个月的委屈，但是那公寓，还是上中等的。第一，屋子里就裱糊得雪白。现在看看这里，是生平所没有看见，所没想到的地方，早就是浑身不舒服。王驼子他们，也在前面一间屋子里住了，引着许多乱七八糟的人，在那里谈话。一会子，那个妙舞台经理赵德三也来了。说是朱老板将来上台，总得也要人配戏的，有几个人得先介绍介绍。有一个唱小丑儿的胡金宝，她在这里多年了，也上了几岁年纪。朱老板见面的时候，倒要格外客气些才好。后台那些人，都叫她大姨儿呢。他说这话，分明是告诉朱鸾笙不要姐妹相称。他约好了，明天带她到后台去先看一看，便到前面王驼子屋里去了。朱鸾笙一想，我也受过一半辈子荣华富贵，今天落到这般田地，还要叫大姨，去巴结一些不相干的人，未免不值得。听着前面屋里，有谈有笑，一个人坐在黑暗的屋子里，好不寂寞，因此在这客店里的第一夜，对着那一盏淡黄色的煤油灯，先就哭了一宿。

次日下午，赵德三王驼子带她同到妙舞台后台去。她在外面看这戏院子，就全是木头板子架搭成功的，这一看，就有些不妙，才到后面，推开

一扇木壁门，里面是小院子，一些大小女孩子，在那里纷闹，里面就是后台。朱鸾笙是票过一次戏的。后台不干净，她也知道。这个后台，就更糟了，香瓜皮，桃子核，和着鼻涕浓痰，铺了满地，那一大盆，众人共用的洗脸水，正放在中间，遍地透湿。别的还罢了，不晓得哪里来的一股汗臭气味，十分难闻。因为这个缘故，那逐臭的苍蝇就成群结队地在人丛中飞舞。那些后台的人，见来了一个新台柱，都不免用视线注射在朱鸾笙一人身上。先是王驼子介绍她和后台管事见面，随后又把唱小丑的胡金宝，唱老生的杜元洪，唱小生的柳碧仙，次第给朱鸾笙介绍了。朱鸾笙一看那些人，都带着三分流像，先就不愿意，那个小丑胡金宝，有四十上下年纪，梳着一个小辫子髻，穿一件对襟水红褂子，拿着一柄大芭蕉扇，趿着鞋，挺着胸，一招一招地走来走去。朱鸾笙到了这种地方，形单影只，没法子，也只得敷衍各人几句。别人还罢了，那胡金宝口里嘿嘿地一脸假笑，令人讨厌极了。自己不愿在后台久待，马上就走了。那些人见她一来就走，脸上的气色又不好，大家就笑着说，这个人大概本事不坏，你看她搭着多么大的架子呀。胡金宝道：“别忙，咱们明几个台上见。”大家也就存着这个心事，到明日看她的戏怎么样。

可是那赵德三为着赚钱起见，和朱鸾笙也就早鼓吹了一阵，虽然海报上没有说出她的历史，可是外边早传遍了，说是这个姓朱的，乃是一个制台的少奶奶，和男伶中的德珺如一般，来头非常地大，听的人不在乎听戏不听戏，也就愿意来看这个人，究竟是怎么一个样子。所以朱鸾笙登台这一日，竟卖了一个满座。至于她的本事，在她自己看，以为很好，人家也不肯说一个不字。其实那时玩票，是把钱往外花的，不好也没关系。而且都是票友，人才总不能像内行怎样齐整，比起来，总可以对付。现在真上了台，就不能当着好玩。朱鸾笙自己一想，也不敢十分认为有把握。所以到后台化装以前，就找着配戏的胡金宝柳碧仙，对一对戏词，胡金宝说：“不用对吧？像这样的戏，还错得了吗？”朱鸾笙也是大意，料着这高裴力士的说白，也不能弄出多大的错，不对也就算了。出台之时，她在门帘里叫了一声“摆驾”。那些为着看她而来的人，早就震天也似的一声响，叫了一个门帘彩。及至门帘一掀开，杨贵妃一出台，大家一见，不是平常那种戏装，梳着高髻穿的是水红色的古装，心里还想着，她或者是很时髦的古